

古僧道風錄(上)

自序

這是根據古本《高僧傳》和《緇門崇行錄》選編的。古文為現代的多數人不易理解，為普及起見，特翻為白話。

共選了三十三位僧人，都是記錄了古僧們不同的德行。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在一次大會上談話，(大意是)號召僧人遵制守戒，精勤修習，做到僧像僧，廟像廟；還要奉行人間佛教，自利利他；實踐農禪並重，達到了自食其力，以提高僧人在羣衆中的信譽，有利於弘法利生。此外，宗教在十年「文革」中遭到嚴重破壞，令到後繼無人，現各地正在培養青年僧人，達到續佛慧命。我想編寫這本小冊子不僅對青年學僧，即是對信佛的士女，作為業餘讀物，也是有益處的。

這裏都是小故事，本人另根據《高僧傳》及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用現代語編寫了兩冊《古代高僧故事選》與一冊《玄奘大師》，其編幅較長，故事情節亦比較濃厚。

但本人佛學水平有限，文字基礎亦差，很可能會出現不少錯誤，甚盼善知識指正。

1. 護法頭陀

佛陀的大弟子迦葉尊者，在僧團內一直擔當頭陀的工作，不畏勞苦，數十年不變。佛陀感到他年高體衰，長年累月地苦幹太

辛苦了，打算調他下來，另換別人。一日對迦葉尊者說：「如今你年老了，不能再從事艱苦的勞作了，就稍稍安逸些吧。」那知迦葉尊者却說：「師尊不必為我操心，這些活我已經幹慣了，並不感到什麼辛苦，您叫我閑下來，倒反而不習慣了。」他沒有聽師勸說，仍堅持頭陀行如故。佛陀不勝感嘆道：「你數十年如一

日，人雖老了，却不變初心，實為稀有！假使每個比丘都能像你，則我法存；若是很少有人像你，則我法滅。你真是可敬的護法僧人啊！」後來迦葉尊者被傳法為西天初祖。

（頭陀行類今之雜務等若工作）

2. 不享王供

西域僧人佛陀耶舍，爲了尋找鳩摩羅什，不遠萬里，特地趕到中國。他到了長安，翻譯大師鳩摩羅什聽到良師益友來了，十分高興，立即稟明秦主姚興。姚興是篤信佛教的，對佛陀耶舍十分尊敬，把他安排在逍遙園住下，待以上賓之禮。耶舍幫助羅什翻譯經論，使羅什得益不少。姚興對耶舍更加器重，不時派人送去珍貴的衣食用品。但耶舍仍保持着沙門僧的操行，粗衣淡食，日惟一餐，對那貴重的物品看都不看一眼。他一再婉拒，而秦主仍繼續送來。不久衣服卧具等物，堆滿了三間屋。秦主姚興見之，益發欽敬他操行，只得派人把那些東西拿去市上賣了，在城南造了一所寺廟，作爲紀念。

3. 忍辱護鵝

在古印度，有個比丘到珠師之家乞食，珠師正在院內製作王冠，把一顆顆珍珠穿到王冠上去。他見比丘托鉢前來，就把王冠放在桌上，進屋取食。剛巧一顆大的珍珠沒有放好，滾到地上；又剛巧一隻白鵝在旁，見到珍珠，不等比丘去拾，就把那珠子吞到肚裏。

珠師拿了食物出來供養比丘，繼續拿起王冠工作。他發覺少了一顆珍珠，慌忙四下尋找，沒有找到。他記得清清楚楚，那顆珠子是放在桌上的，不由懷疑是比丘偷了。先是問比丘見到珍珠嗎？比丘不言。接着說：「你需要錢，我可以給你，這珍珠是王家的，我可擔待不起啊，還是拿出來吧！」比丘仍不言。珠師火

了，催促道：「你怎麼不說話呀？快把珠子拿出來！你這不是要我一家人性命嗎？」任珠師怎樣盤問，比丘不出一聲。

珠師大怒，揮拳就將比丘痛打，連打帶罵，迫比丘交出珠子。比丘被打破了鼻子，流下血來。那白鵝見了血，忙來舔食。珠師正在盛怒之下，一脚向鵝踢去，將鵝踢死了。這時比丘忽然一聲長歎，不勝傷感！

珠師怒道：「你這賊和尚真不識好歹，我施食於你，你不說一聲謝，還要偷我珠子。一只鵝踢死了，你却這麼憐憫，我家人要去坐牢，你不生同情心嗎？」

這時比丘開口了：「請施主原諒，出家人豈有害人之心，我沒有拿你珠子，那珠子是被鵝吞食了」。珠師道：「那你爲什麼不早說呢？」比丘說：「我若立刻告訴你，你就會馬上把鵝殺了，出家人以慈悲爲本，我怎忍爲一物殺生啊！我是想等那鵝屙下來，那時鵝命保了，我再告訴你。」珠師馬上將鵝破肚，果然一顆大珍珠在鵝肚裏。珠師向比丘倒身下拜，賠禮道歉。

4. 備經險難

晉朝曇無竭法師，聞法顯等不懼萬里，遠去佛國，不勝羨慕。於是自己也立下宏願，欲前往西土，得不到佛經，決不東返。他說動了有志者僧人曇朗僧猛等二十五人，肩負簡單行李乾糧，從長安出發。

一路上餐風沐雨，不在話下。到了大戈壁，只見黃沙漠野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四顧茫然。他們只有以日落定爲東西方向，用人骨獸骨作爲指路標識，在沙地裏艱難地走了十多日，才走出了八百里大荒漠。

到了葱嶺，山上長年積雪，即使夏天，亦是白雪皚皚，而且霧氣瀰漫，風如刀割。要達天竺，先要越過葱嶺，這裏峯巒起伏，特別在兩山之間，有一條極長的索橋，下面是波浪湍激的大

江，索橋兩頭模糊不見。要過索橋，十人中只有先讓一位最膽大的過去，到了對岸燒起篝火，這兒見到火光，知是已達彼岸了，才敢一個個人再過去。若是久久不見篝火，也就說明此人遇難了，經不起暴風吹索，已掉到大江中去了。

過了葱嶺，還要攀越一座大雪山。這裏比葱嶺更險，懸崖陡壁，幾無立足之地。山壁上鑿着棧道，孔孔相對，人要小心地攀着棧道，一孔一孔腳踏實地的過去，方無危險，否則跌到萬丈深谷，就要粉身碎骨。

他們攀越了三天，方履平地，曇無竭檢點同伴，已失去了十人。

由此前往天竺，十分曠野，百里內不見人烟，僅有飛禽走獸出沒。大家只得忍飢挨餓，不得已用石蜜充飢。這時所剩十三人中，由於一路上精疲力盡，加上飢餓，身體已嚴重不支，又死了八人。剩下的只有曇無竭等五人，十分悲痛！他們埋了同伴的屍體，作了悼念儀式，繼續前行。五人意志益堅，抱定非到天竺不可，一路上念着觀音聖號，披荆斬棘，直往西去。

快到舍衛國時，半路上遇到一羣惡象，向他們奔來。正在危急之時，忽見林中出現幾隻雄獅，向惡象追逐，把象沖散。他們捏了一把汗，定定神再走。抵達恒河時，又遇一羣野牛，幸喜飛來數隻大鷲，把牛驚散了。

曇無竭等到了天竺，忙着訪師參學，收集佛教經論。印度的各位名德高僧，聞有東土僧人備經風險而來，十分喜悅，熱情接待。他們參訪數年，學到了不少寶貴的知識，取得了不少經典，最後由南天竺搭乘商船，由海路抵達廣州，不久終於回到了中原。

5. 以法爲親

晉僧法朗，少年出家，學佛精勤，頗感所學經論不足，擬往

西域訪師學道。他說服了同學四人，從悵掖出發，橫渡沙漠。到了邊疆，行人稀少。一日忽見道旁有一古寺，野草沒徑。他們走上前去，想討碗水喝。佛殿兩旁，各有破屋一間，每間各有一位胡僧。一間的僧人在誦經，對來人旁若無睹；一間的僧人似患病疾，面容瘦削，糞便滿地，其臭難聞。法朗說：「出家人無眷屬，以法爲親，這兩個僧人同住一廟，互不照顧，太不應該了！我們不見則已，見了不能置之不理。」於是與同學留了下來，幫助患病者打掃房間，洗滌被褥衣褲，還上山採葯給他治病，服侍了六日。至第七日，正想告別，忽見房中打掃乾淨，陳滿鮮花，香氣撲鼻，室內的佈置也清雅了，兩個僧人突然一變過去不理睬的態度，坐在一起歡樂地交談着。

那兩個胡僧原來是頗通漢語的，只見那個念經的和尚先說：「你們感到奇怪吧？實告你們，我們幾天之前已知你們要必經這裏，過路商人說，你們欲往天竺取經，志願不惟不堅；但出家人重在德行，我們是有意試試你們的，看看你們的慈悲心如何？你們若是見難不救，不生同情之心，就談不上弘法利生，縱然到了西天取得經論，其作用也不大。現在知道你們有慈悲心，能捨己爲人。你們暫時在這兒住下吧，我們這裏有不少佛經，夠你們學習一年，你們借此也好先學會一些梵文。」法朗等聽了不勝喜悅，把二位胡僧視爲神僧，以弟子禮倒身下拜。

6. 勞作不怨

晉代道安法師，十二歲出家，因容貌醜陋，不爲師父器重，小小年紀，就派在田裏勞動。他勤懇地在田裏勞作，一連三年，從無怨言。

道安師內心十分聰慧，記憶力過人，幼時曾隨外祖父學過四書五經，因此頗有見地學問。出家幾年之後，方敢向師父求借經書。其師給他《辯意經》一卷，約五千言，他第二天帶到田間，在

休息時閱讀，未到落日，已看完了，黃昏歸去還給師父，想再借一本。師父又說：「你昨天借的，難道看完了嗎？」道安說：「弟子已看完了。」師父不願同他多說，順手取了一本《成具光明經》給他，約一萬言。

第二天，道安仍帶到田間閱讀，暮歸還給師父，希望再借。

這一次師父可發怒了，責道：「學法怎能像你這樣兒戲，可以隨便便？你大約只是出於好奇，翻了幾翻吧？」道安說：「不，弟子全讀了，讀得認認真真，而且能背誦了。」師父更怒，怪他竟敢繼續說謊。

道安說：「請師父息怒，弟子怎敢說謊，弟子真的能背誦了。」師父怎麼也不相信，怒氣沖沖的道：「好，你竟還敢誇口，你就當面背給我聽吧！你若全然說謊，小心家法！」說罷執卷在手，要道安背誦《成具光明經》。

道安不慌不忙，從頭至尾背誦一遍，竟一字不差。

師父越聽越驚訝，從滿面怒容頓時轉為喜色，激動地撫着道安的頭說：「孩子，為師錯怪你了，是為師不具慧眼，用了世俗眼光看你，以致一翳障目，過去沒有認識你這塊玉來！你是不可多得的僧材啊，望好好努力，今後佛門傳燈，要依靠你的力量了！」

師父一面說着，一面流着愧悔之淚，自此就不讓道安下田，囑他一心學習佛法。後道安法師成為歷史的一代具有突出貢獻的高僧。

7. 道風高逸

晉末高僧慧遠及慧永法師，都是道安大師的弟子，棄儒出家，不但精研佛學，還精通黃老學說，加上道風高逸，因而名震天下。後來二師同居於廬山，建東林寺，並創蓮社，制訂了僧伽不少清規。這時正值羣雄割據，兵荒馬亂；而佛法正盛，不少文

官武將喜歡和名僧攀雅，談玄說禪，僧人亦不得不作某些周旋。

有鎮南將軍何無忌，駐兵濤陽，他素聞慧遠慧永之名，特修書請見，以表仰慕之意。他風聞慧遠的脾氣，以山中虎溪為界，從不下廬山腳下，於是他先率領隨從在虎溪等着。

片刻，只見山上林陰中有僧人百餘位，在蜿蜒的山道上，由慧永帶領着一步步下來，整然有秩。那為首的慧永法師，布衲草履，軌錫持鉢，道風飄逸，神清氣朗。何無忌不由暗暗敬服，向隨從道：「那位領隊的就是慧遠法師吧？」一隨從說：「不是，那是慧永法師，慧遠法師還在後面呢。」

何無忌聽了嘆道：「慧永的儀表已是不凡，那慧遠的道風更不用說了，他們都是布衣草履，毫無出奇之處，可是神態却個個清高脫俗，廬山僧人果然名不虛傳！」心中更是肅然生敬，把他岸傲的武將氣焰先打掉了三分，忙虔敬地恭迎上去。

8. 為民除害

釋法安是慧遠大師的弟子，身材高大，少年時愛好拳術，學得一手槍棍，勇武過人。他也精通文墨，因對當時局勢不滿，就發憤出了家，隨遠公學法，嚴守戒行。

一次去外地參訪，路過新陽縣境，當地正鬧虎災，已有村民數人傷於虎口。村上未等天黑，即家家閉戶，顯出一片恐怖氣氛。

法安進村投宿，向村民問明原因，就勇敢地跌坐於大樹之下，將錫杖放在身邊，以待猛虎前來，村民勸說不聽。

未到半夜，只聞山上一聲虎嘯，由遠而近，山岳震動。是夜月明星稀，片刻間，那猛虎已來到法安身前，虎視眈眈，兇光逼人。

此時法安手持錫杖，早已一躍而起，擺好架勢，嚴峻對虎。法安說：「你這孽畜，如果通靈，快快回到深山，再不傷人；如

若怙惡不悛，我這禪杖決不饒你！」那虎見法安的神態，先是愕着，對峙有頃，畢竟出於野性，朝法安猛撲過去。

法安將身一閃，蹤跳自如，連躲猛虎三撲。常言道：「虎有三撲」，三撲一過，它的凶猛已減一半；還有一說：虎乃「銅頭鐵背美人腰」，腰部是虎的致命處。法安揮動禪杖，向虎腰連擊三杖，三擊全中，那禪杖是鐵打的，為法安防身之物，那虎雖猛，怎經得法安狠命三棍，早已負傷逃到山裏去了。

天明，村民以為和尚已被所傷，開門一看，誰知他仍跌跏座於樹下。村民們佩服他勇敢，齊向他供養食物。

法安繼續在村裏守了兩夜，不見猛虎下山，第三日便處告別。忽見一村民驚喜地奔來，說發現山洞裏有一死虎。村民們忙與法安上山觀看，果見那虎的腰部已受了重傷倒斃。村民們齊向法安道謝，強留他再住一回。有的問他：「出家人是不殺生的，你怎地敢破戒了？」法安說：「佛教是珍惜物命的，不殺無辜的生靈，若對毒蛇猛獸，連連傷人，為保護人命，就不得不開戒了，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。」村民們不勝感歎，第二日法安告別離去。

9. 護法為王

晋道融法師十二歲出家，其師愛其聰明過人，先讓他在村塾讀書，凡當日所習之課文，不待暮歸，即能背誦講解。師更惜其才，待他十八歲後，資其到各方游學；未到而立之年，不但精通孔孟莊老之學，且對佛教所有經論，亦已融會深解。

師父圓寂後，他慕羅什大師之名，特往投奔。羅什奇其英才，深為器重，讓他輔助譯經。一日出新譯《法華經》，令道融向眾弟子解釋。融看了一遍，第二日出席講解，理甚圓滿。羅什更是歡喜，嘆道：「佛法之興，有道融就不愁了！」

不久，師子國（今斯里蘭卡）有一外道特來長安，求見秦主姚

興。那外道說：「聞羅什在關中大行佛法，使釋氏之教獨傳震旦，而我婆羅門大教不傳東土，實為憾事！今特身騎駱駝負書前來，欲與釋氏之徒展開辯論，看看誰家的學說優長，大王意下如何？」姚興雖信佛法，但亦聞婆羅教之名，出於好奇，當即同意。

傳到逍遙園譯場，眾僧愕然，不敢出而對辯。道融善辯才，羅什對道融說：「護法之大任只有你了，你博學強記，又口若懸河，今日非你不可了。」道融說：「我對外道的經書所讀不多恐難勝任。」羅什說：「這不難，我這裏西域僧人頗多，他們有的是婆羅門出身，我可以請他們當夜書寫，況且譯場中亦有不少外道書籍，可供你閱覽。」道融答應，於是連夜開始閱讀，作好充分準備。一月之後，凡婆羅門所有經論，道融已融貫於心，遂約期辯論。

是日，姚興坐於大講堂上，羅什率僧眾環坐左右，公卿與長安名流亦來觀盛。道融與外道在中央開展對辯，由精諳華語之西域僧人作翻譯。一時學術交鋒，場上肅靜。

外道先提出論題：「釋道遠不如婆羅門大教，不應在中國傳化。」先由他講了一番道理。接着，道融就列舉佛學經論及婆羅門之學說，又引我國經史典籍與之對比，滔滔如流，力挫其短；翻譯者亦是善於口才，頓時把外道駁得詞窮力拙，啞口語塞。

此時羅什說道：「君不聞中國乃文化禮儀大邦，且不論佛學博大精深，我等皆自婆羅門改信佛教；即中國儒家與諸子學說亦超過爾教多倍，何大言不慚，率而前來！」那外道聽了，不勝愧顏，行禮告退。

10. 拒不還俗

釋道恆在幼年時雙親即過世，靠後母養活他，因此他對後母至孝。年長後家貧如洗，他砍柴及作畫貸賣，贍養後母。道恆極

其聰明，只進了幾年私塾，以後靠自學博覽羣書，學問淵博。二十多歲時後母去世，他對仕途無心，遂出家爲僧，改讀佛經，修學精勤。後聞羅什大師到了關中，慕羅什之名，特長途跋涉到長安，投拜深造。羅什見他品學兼優，有一種清逸脫俗之氣，深爲喜愛，邊叫他修學，邊叫他對譯出之經論擔任校對。

秦主姚興見他儀表不凡，才識出衆，今後堪可助振王業，先是用祿位誘惑他，見他毫不動心，便強令脫去僧服，還俗爲官。道恆上表說：「貧僧自削髮起，早已道心堅固，縑服之下，誓畢身命，今錯蒙厚愛，實難從命。竊思王亦佛門信徒，望全僧志。」姚興見他竟敢違命，感到自尊心受挫，惱羞成怒，當即下令：「王命既出，不可收回」，一定要他還俗。道恆在衆僧的暗中幫助下，只得偷偷地逃出長安，往深山隱居去了。他建一草廬，邊耕邊禪。

11·慈心感人

晉僧曇稱，心慈驍勇，年輕時好游方參學，無有定所。一日至彭城地界，天暮不及進城，到荒村投宿。在一茅舍叩扉良久，只有微弱的應聲，却不見有人開門。他輕輕地推門進去，只見得裏面蓬蒿滿地，坑上躺着兩位老人，是夫婦倆，年紀在七旬以上，均病臥不起了。老人孤苦無依，以致病了無人照顧。他們已有三日滴水未進，而村裏人還不發覺。

曇稱看到老人可憐，慈悲心起，便至附近人家乞了一點米來，煨了粥給老人吃。又給打掃房間，揩抹桌椅。他憐憫老人無子女，就暫時留了下來，白天給一富戶做短工，藉此養活老人；還給老人洗滌衣服，侍奉湯藥，使老人感激涕零。

起初村裏人以爲他與老人有什麼親戚關係，及至了解非親非故，對他的義舉十分感動，也來幫着照應老人。後來二老相繼死去，曇稱又爲他們料理了喪葬，念了一天經。

正欲辭別村人離去，村裏忽鬧狼害，羊和孩子屢被叨去。曇稱見此情景又留了下來，集合青壯少年，掘了不少陷坑，一到傍晚各帶兵器，隱蔽在草叢中等候狼來。

由於曇稱的奮勇帶頭，不久狼患被除去了，村人不勝感激！有的問他：「出家人是講經說法的，這難道也是和尚管的事嗎？」曇稱回道：「佛教的宗旨是宏法利生，口說不如身體力行，凡是對衆生有利的，出家人都應該去做。」說罷，告別衆人而去，村人依戀難捨地送出村外。

12·挺身護法

法愍十八歲出家，學遍羣經，感到不滿足，便到各地游方參學。來到江夏郡五層寺掛單，當地信衆正在城裏建造佛寺。刺史謝晦不信佛教，派人前去拆廟，法愍聞之，隨着四衆前去勸阻。

法愍是個勇敢善言的人，力陳佛法不可毀之道理。法愍說：「佛教起移風易俗之作用，勸人諸惡不作，衆善奉行，淨化人心有什麼不好呢？再說佛法乃一門精深之學問，它上窮世界玄奧，下窮人生哲理，掃除人之無明愚痴，你不加深究，而只看寺廟與信衆表面現象，是一種不智的行爲。你不看前時魏虜滅法，只毀壞了寺廟，能摧毀衆生之心嗎？魏虜亡後，佛法還不是依然大興嗎？你作爲地方長官，最好是因勢利導才對啊！」

謝晦粗暴成性，絲毫不聽勸阻，將法愍等驅逐了出去。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隔日帶了隨從、兵丁、備了酒肉，到各個寺院，強令僧民飲酒食肉，蓄髮還俗；還說：「我就不信報應，因緣果報乃無稽之談，我位尊權高，還不是活得好好的嗎？」說罷就命令兵丁拆廟，搗毀佛像。羣衆紛紛趕來，求阻無效；僧尼們只得哭着避隱山裏去了，堅不還俗。

晉末羣雄割據，互相爭霸，謝晦是個趨炎附勢的投機之徒，不久終以叛逆之罪被誅，百姓稱快。

(未完)